



〔美〕卡森·麦卡勒斯 著
陈东飏 译

伤心咖啡馆之歌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伤心咖啡馆之歌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美〕卡森·麦卡勒斯 著

陈东飏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心咖啡馆之歌 / (美) 卡森·麦卡勒斯著 ; 陈东
飏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8.10

书名原文: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ISBN 978-7-5442-9296-2

I. ①伤… II. ①卡…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美国—现代②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8963 号

伤心咖啡馆之歌

[美] 卡森·麦卡勒斯 著

陈东飏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许文婷 孙 洁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10千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296-2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zhiliang@readinglife.com

Contents
目 录

- 1 伤心咖啡馆之歌
- 91 神童
- 113 骑师
- 122 泽兰斯基夫人与芬兰国王
- 136 旅居者
- 152 家庭困境
- 168 一棵树，一块石头，一朵云
- 183 年表
- 189 译后记

伤心咖啡馆之歌

镇子本身是挺沉闷的：没有多少东西，除了纱厂、工人住的两居室房子、几棵桃树、一座有两扇彩色窗户的教堂和一条寒碜的主街，只有几百码长。到了星期六，附近农场的租户就进城一天来闲聊和做生意。不然镇子就一片寂寞、忧伤，像一个远离世上所有其他地方的隔阂之地。最近的火车站是协会城，灰狗和白色巴士线走的是三英里外的岔瀑公路。这里的冬天短促而凛冽，夏天则白亮刺眼，热浪灼人。

如果你在一个八月的下午走过主街的话，根本就没事可做。最大的那幢楼在镇子的正中心，前前后后都封上了木板，而且朝右边斜得那么厉害，看上去不定哪分钟就会倒掉。房子很老。这幢楼总有一种令人百思不解的奇异、破败之相，直到你恍然大悟，曾经，而且是很久以前，前廊的右侧是漆

过的，还有墙壁的一部分——但却没被漆完，于是房子的一部分就比另一部分更暗也更脏污一点。这楼看起来完全荒废了。不过，在二楼还有一个窗口没被封住，有时在下午晚些最酷热难当的时候，一只手会慢慢地推开百叶窗，一张脸会朝镇上俯瞰。那是一张像梦里那种可怕昏暗的面孔一样的脸——性别不明而又煞白，两只灰色的斗鸡眼如此急剧地内倾，仿佛是在互相致以长久而又秘密的悲伤凝望。这张脸在窗口流连一个小时左右，然后百叶窗便再一次关上，很有可能沿着主街就再也看不见一个人了。这些个八月的午后，你下了班根本就无事可做，还不如步行到岔瀑路去听铁链帮^①唱歌呢。

然而，就在这个镇子上，曾经有过一家咖啡馆。而这幢被木板封住的老房子也曾经与方圆许多英里内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曾经有过铺了桌布、摆上纸餐巾的桌子，电风扇上扬起的彩色飘带，星期六晚间的盛大聚会。这地方的主人是阿米莉亚·埃文斯小姐。但对这地方的兴盛和欢乐气氛功劳最大的人是一个叫莱蒙表哥的驼背。还有一个人也在这家咖啡馆的故事里扮演过一个角色——他是阿米莉亚小姐的前夫，一个可怕的家伙，这人在监狱里服了一段很长的刑期

^① Chain gang，用铁链锁在一起服苦役的囚犯。

之后回到镇上，惹下祸端，随后便又上了路。咖啡馆已经关了很久，可是谁都还记得。

这地方原来并不是一家咖啡馆。阿米莉亚小姐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这幢楼，那是一家主要出售饲料、鸟粪肥以及谷粉和鼻烟一类物料的商店。阿米莉亚小姐很有钱。除了商店以外，她还经营三英里湿地后面的一家酒坊，那里出产县里最好的烈酒。她是一个黑黑的、高个的女人，骨骼和肌肉就像男人一样。她的头发剪得很短，从前额向后梳，那张晒黑了的面孔有一种紧绷、剽悍的气质。她本来可以是一个漂亮女人，倘若不是稍微有点斗鸡眼的话。追求她的人原本也应该有不少，但阿米莉亚小姐对男人的爱情根本不屑一顾，是一个孤僻的人。她的婚姻跟本县里曾经缔结过的任何其他婚姻全然不同——那是一场奇特而危险的婚姻，仅仅持续了十天，让全镇疑惑和震惊不已。除了这场古怪的婚姻期间，阿米莉亚小姐一直都是一个人过的。她时常整晚整晚待在她的湿地工棚里，身穿工装裤，脚蹬长筒胶靴，默默守着酒坊的微火。

凭着可以用双手造就的一切，阿米莉亚小姐发达了。她在附近的镇子里卖猪肚和香肠。在晴朗的秋日她磨高粱，从她的大桶里出来的糖浆是暗金色的，滋味很是美妙。她在自

家商店后面造好砖头茅房只用了两个星期，木匠活她也很擅长。只是阿米莉亚不能轻松地与人相处。人，除非他们是没头没脑或是病得非常厉害，不可能招进来一夜之间就变成某种更有价值又可以赢利的东西。所以阿米莉亚小姐对付其他人的唯一办法就是赚他们的钱。她这事做得很成功。农作物和财产的抵押贷款，一家锯木厂，银行里的钱——她是方圆几英里内最富有的女人。如果不是因为她有一个致命弱点的话，她本来可以像一个议员那么富有，这个弱点就是她对诉讼和法院的激情。她会为了一件区区小事而让自己卷进漫长而痛苦的官司里去。据说阿米莉亚小姐就算是被路上一块石头绊到了，也会本能地扫视一下周围，好像要找什么东西来起诉一样。除开这些诉讼，她的日子过得很平稳，每天都跟已经过去的一天非常相似。除了她那场十日婚姻，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来改变这一切，直到阿米莉亚小姐三十岁那年的春天。

那是四月里一个轻柔静谧的晚上，将近午夜。天空是一朵蓝沼地鸢尾花的颜色，月亮清澈明净。那年春天，庄稼的长势很好，过去几个星期里纱厂一直在开夜工。下面的小溪边上方砖工厂黄光闪耀，还有织机微弱、持续的嗡响。就是这样一个晚上，可以听见远处黑暗的田野对面，一个黑人

去约会路上的慢歌，感觉极好。或者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拨弄一把吉他，要不就干脆一个人歇着什么也不想，也让人愉悦。那一夜街上冷冷清清的，但阿米莉亚小姐的店铺却亮着灯，外面的门廊上有五个人。其中一个矮胖子迈克菲尔，他是个长着张红脸、双手娇嫩紫红的工长。最高一级台阶上是两个穿工装裤的男孩，雷尼双胞胎——两个人都瘦瘦的，有点迟钝，白头发，绿眼睛昏昏欲睡。还有一个人是亨利·迈西，一个腼腆又胆小的人，举止文雅，紧张兮兮的，坐在最下一级台阶的边上。阿米莉亚小姐自己倚立在敞开的门边，她蹬着湿地大靴子的脚交叉着，在耐心地解开她随手抓到的一根绳子上的结。他们很久都没有说话。

双胞胎中的一个，手里拿着啤酒、一直俯视着空马路的那个，最先开口。“我看见有个东西过来了。”他说。

“一只牛犊子走散了。”他兄弟说。

那越来越近的身形依然太远，看不清楚。月亮沿着路边投下开花的桃树黯淡、扭曲的阴影。空气中花和甘甜春草的清香跟附近潟湖暖暖、酸酸的气味混合在一起。

“不，这是哪个人的小孩。”矮胖子迈克菲尔说。

阿米莉亚小姐默默地看着路。她已经放下了绳子，正用她棕褐色、骨节凸显的手捻弄着自己工装裤的绑带。她皱起

眉头，一绺黑发便落到了她的前额上。他们在那儿等待的时候，一条狗从路边一幢房子里发出一阵狂野、嘶哑的嚎叫，不停地持续，直到一声呼喝让它安静下来为止。直到这个身形相当近了，进入门廊的黄色灯光范围之内，他们才看清楚来的是什么。

那是个陌生人，一个陌生人在那个钟点步行到镇子里是很罕见的。另外，那人还是一个驼背。他差不多刚好超过四英尺，穿着一件破烂、陈旧的外套，长度只到他的膝盖。弯曲的小腿似乎瘦得扛不住他的大凹胸和趴在他肩头的驼峰的重量。他有一颗非常大的脑袋，深陷的蓝眼睛和一张尖尖的小嘴。他的脸既柔和又粗鲁——此刻他苍白的肤色打上了尘土的灰黄，他的双眼下有薰衣草的阴影。他拎着一个歪歪斜斜的旧手提箱，是用一根绳子捆扎住的。

“晚上好。”驼背说，他有点喘不上气。

阿米莉亚小姐和门廊上的人既不回答他的问候也不说话。他们只是看着他。

“我在找阿米莉亚·埃文斯小姐。”

阿米莉亚小姐把头发从前额捋回去，抬起下巴。“怎么回事？”

“因为我跟她是亲戚。”驼背说。

双胞胎和矮胖子迈克菲尔抬头朝阿米莉亚小姐望去。

“我就是，”她说，“你说‘亲戚’是什么意思？”

“因为——”驼背开口说道。他看上去很忐忑，几乎就像是快要哭了一样。他把手提箱搁在最底层的台阶上，但他的手却没有离开把手。“我母亲是芬妮·杰苏普，她是奇霍^①人。大约三十年前嫁给她第一个丈夫的时候离开了奇霍。我记得听她说起过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名叫玛莎。在奇霍今天有人告诉我说那是你的母亲。”

阿米莉亚小姐把头微微转向一边听着。她自己一个人吃星期天晚餐，她的家里从来没有挤满过三亲六故，她宣称自己一个亲戚也没有。她曾经有过一个大姨婆，是奇霍的马车行主，但这个姨婆已经死掉了。除了姨婆之外只有一个住在二十英里外镇子上的双重表亲^②，但这个表亲跟阿米莉亚小姐处得不那么好，她们碰巧对面经过的时候，彼此都朝路边吐唾沫。还有些人曾经煞费苦心，时不时地想要跟阿米莉亚小姐扯上点牵强附会的关系，可是完全徒劳无功。

驼背七绕八拐地越说越远，不断提起门廊上的听众们一无所知又似乎跟主题毫无关系的人名和地名。“总之芬妮和

① Cheehaw，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

② Double first cousins，两家兄弟姐妹互相通婚后各自的子女。

玛莎·杰苏普是同父异母的姐妹。而我是芬妮的第三个丈夫的儿子。这么一来你和我就成了——”他弯下腰，动手解开他的手提箱。他的双手像肮脏的麻雀爪子一样，抖个不停。口袋里满是各种各样的零碎——破烂的衣服和看上去像是缝纫机零件的奇怪垃圾，或是同样不值钱的东西。驼背在这些财物里翻来翻去，拿出一张老照片。“这是一张我母亲跟她同父异母的姐妹的照片。”

阿米莉亚小姐没有说话。她不住地把下巴从一边慢慢移到另一边，你可以从她脸上看出她正在想什么。矮胖子迈克菲尔接过照片，把它举起来对着灯光。那是两个大约两三岁、苍白、干瘪的小孩的照片。面孔是模糊的小白点，任何人的相册里都可以有这么一张老照片。

矮胖子迈克菲尔把它递回去，不予置评。“你从哪儿来？”他问。

“我在旅行。”驼背的声音是不确定的。

阿米莉亚小姐依然没有说话。她只是倚立在门的一侧，俯视着驼背。亨利·迈西紧张地眨着眼睛，搓着双手。然后他默默地离开了最底层的台阶，消失了。他心地善良，驼背的境况触动了他的心。因此他不想等着看阿米莉亚小姐把这个新来的人逐出她的地产，再把他从镇子上赶出去。驼背站

在那儿，他的包在最底层的台阶上打开着。他抽动着鼻子，他的嘴颤抖着。也许他觉察到了身为一个镇上的陌生人，带着一个装满零碎的手提箱，跟阿米莉亚小姐攀亲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情。反正他就这样坐到台阶上，突然哭了起来。

这可不是一件平常事，有一个不认识的驼背在午夜步行到店里，然后坐下就哭。阿米莉亚小姐把头发从前额抹回去，几个男人不安地面面相觑。镇子里里外外安静极了。

最后双胞胎中的一个说：“他要不是一个标准的莫里斯·费恩斯坦才见鬼呢。”

每个人都点头同意，因为那是一个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说法。但是驼背哭得更响了，因为他不可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莫里斯·费恩斯坦是多年以前住在镇上的一个人。他不过是一个轻快的、蹦蹦跳跳的小犹太人，他一听你叫他基督杀手就哭，每天吃白面包和鲑鱼罐头。一场灾祸落到了他头上，他就搬到协会城去了。但从此以后如果一个人动不动就大惊小怪的，或者只要某个人一哭，就会被说成是莫里斯·费恩斯坦。

“呃，他很苦恼，”矮胖子迈克菲尔说，“有什么原因的吧。”

阿米莉亚小姐迈出缓慢、笨拙的两步穿过门廊。她走下台阶，站在那儿若有所思地望着陌生人。她小心翼翼地用

一根长长的棕色食指碰了一下他背上的隆起。驼背依旧在哭，但他现在安静点了。夜很静，月亮仍以一道柔和清澈的光朗照着——越来越冷了。随后阿米莉亚小姐做了一件稀罕的事情：从屁股口袋里抽出了一个瓶子，用手掌抹开了盖子之后，把它递给了驼背。很少有人能说动阿米莉亚小姐赊账卖酒，对她来说，哪怕白送人一滴酒几乎都是闻所未闻的。

“喝吧，”她说，“它可以激活你的肠胃。”

驼背停止了哭泣，利索地从嘴巴四周舔掉了眼泪，照着吩咐做了。等他喝完了，阿米莉亚小姐慢慢地吞了一口，用它温暖和清洗自己的嘴，吐掉。然后她也喝了。双胞胎和工长拿着自己的瓶子，钱他们已经付过了。

“酒很醇，”矮胖子迈克菲尔说，“阿米莉亚小姐，我从没见过你搞坏过。”

这天晚上他们喝的威士忌（两大瓶）很重要。否则，之后的事就难以解释了。也许没有它的话，永远都不会有一家咖啡馆。因为阿米莉亚小姐的酒有一种专属的特殊品质。它干净还扎舌头，可是一下肚，它的后劲会留很久。而这还不是全部。据说如果一段文字是用柠檬汁写在白纸上的话就会什么痕迹也没有。但是如果把那张纸拿到火上放一会儿，那么上面的字母就会变成褐色，意思也就显现出来了。想象一

下威士忌是火，字迹则是一个人的灵魂才明白得了的东西——那么阿米莉亚小姐的烈酒的价值便可以理解了。不被注意就过去了的事情，一直隐藏在黑暗心绪里的念头，突然就获得了认识与领悟。一个从来只想到织机、餐桶、床，然后又又是织机的纺纱工——这个纺纱工可能在一个星期天喝上一点，然后发现了一朵湿地百合。他可能会把这朵花捧在手心里，细察那金色的、娇美的花杯，这时他的心里可能突然出现一记刺痛般锋利的甘甜。一个织布工可能突然抬起头来第一次看到一月的午夜天空那寒冷、怪异的光芒，这时一种对自身渺小的深深恐惧便会让他的心跳停止。总之，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一个人喝了阿米莉亚小姐的烈酒时就会发生。他可能会痛苦，或者被喜悦所耗尽——但那体验已经显现了真相；他已温暖了他的灵魂，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字迹。

他们一直喝到午夜过后，月亮已被云团遮蔽，夜晚于是又冷又黑了。驼背还坐在底层台阶上，可怜地佝偻着，他的额头搁在自己的膝盖上。阿米莉亚小姐站着，手插在口袋里，一只脚落在第二级台阶上。她已经沉默很久了。她的脸上是那种稍微有点斗鸡眼的人在沉思时经常出现的表情，一种显得既很聪明又很疯狂的样子。最后她说：“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是莱蒙·威利斯。”驼背说。

“好，进来吧，”她说，“炉子上还剩了点晚饭，你可以吃。”

阿米莉亚小姐一生中邀请其他人与她一起进餐的次数少得可怜，除了她是打算以某种方式作弄他们或赚他们的钱以外。因此门廊上那几个人都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后来他们私下里说她那天肯定大半个下午都在湿地那儿喝酒呢。反正她离开了门廊，矮胖子迈克菲尔和双胞胎也回家去了。她关上前门，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她的货物是不是各在其位。然后她走到厨房，就在商店后面。驼背跟着她，拖着他的手提箱，一边嗅探着，一边用他那件脏外套的袖口擦鼻子。

“坐下，”阿米莉亚小姐说，“我把这儿的東西热一热。”

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吃的那顿堪称美餐。阿米莉亚小姐很有钱，她在饮食方面并不俭省。有炸鸡（胸脯肉被驼背拿到自己盘子里去了），碎捣的大头菜，炖芥蓝菜，还有热腾腾、淡金色的甘薯。阿米莉亚小姐吃得很慢，像个农场工人一样有滋有味。她吃的时候两个手肘都放在桌上，俯身对着盘子，两个膝盖分得很开，脚蹬在椅子的横档上。至于驼背，他一口气吞下了他的晚饭，就好像几个月没闻过食物的香味一样。吃饭的时候一滴眼泪悄悄滚下他邋遢的脸颊——但那只是一滴残留的眼泪，并不意味着什么。桌子上的灯调得很好，灯

芯的边缘燃着蓝焰，在厨房里投出一道快乐的光芒。阿米莉亚小姐吃好了晚餐，用一片白面包仔细地擦干净自己的盘子，然后把她自己清澈、甜蜜的糖浆浇在面包上。驼背也依法炮制——只是他更讲究，要了一个新的盘子。餐毕，阿米莉亚小姐把自己的椅子朝后一倾，攥紧拳头，触摸自己干净的蓝布衬衫下面的右胳膊上那坚强、柔韧的肌肉，这是她在一餐结束时一个不自觉的习惯。然后她从桌上拿起灯，冲着楼梯一甩头，邀请驼背跟她上去。

店铺上面有三个房间，阿米莉亚小姐在那儿住了一辈子——两间卧室，当中一间很大的客厅。都没什么人见过这几个房间，但谁都知道它们都陈设考究并且干净至极。而现在阿米莉亚小姐却正把一个肮脏、矮小、驼背的陌生人带上去，天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阿米莉亚小姐走得很慢，一次跨两级，把灯举得高高的。驼背在她身后靠得那么近，以至摇摆的灯光在楼梯的墙上投下了一团由他们两人组成的巨大扭曲的影子。很快店铺上头的楼面就像镇里别的地方一样漆黑一片了。

第二天早晨很平静，一轮朝阳的暖紫色里混合着玫瑰色。镇子周围田野里的垄沟是新耕的，租户们很早就开始忙活栽种烟草的深绿色幼苗了。野乌鸦从天而降，飞近田间，在泥